

明人小品十家

王季重小品

李
鸣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季重小品

李 鸣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40 号

王季重小品

李 鸣 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1 工厂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50,000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039-1447-5/I·620

定 价: 11.80 元

出版说明

在古代,“小品”一词并不具备明显的文体意义,它仅是六朝时称谓佛经略本的词语,所谓“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

在佛经以外使用小品一词,集中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田艺衡有《煮泉小品》,朱国祯仿宋洪迈《容斋随笔》之体,撰成杂记见闻式的《涌幢小品》32卷。以小品名集,则有陈继儒《晚香堂小品》、潘之恒《鸾啸小品》、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等。以小品作选本之名,则有《皇明十六家小品》、《国表小品》、《闲情小品》等。是小品,自然要篇幅短小,但这只是其外部特征,小品还有其不容忽视的内在特质。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提出、竟陵派幽情单绪的倡导,都为小品内在品格的提高贡献出不可或缺的力量。散文小品之所以至晚明大放异彩,与时代风会密不可分,可视为一种文体的自觉,它仿佛是传统散文中的轻骑兵,到处驰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踪迹。

明人刘士麟《文致序》曾谈到小品的“无意”之境:“故从来文词家,代不乏人,惟无意于文者往往极其致。如晋淳于、优孟辈,彼其澜翻舌底,何尝有意为文,乃仰天笑而冠缨绝也,摇头歌而临槛疾呼也,能使暴者颐解,怒者粲发,文章之妙,莫过于此。”近代学者俞平伯也有类似的看法:“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重刊浮生六记序》)小品属散文一脉,

但又有超越文体的特征，举凡人事杂记、山水游记、祭文序跋、日记寓言、清言赠序、传记尺牍、笔记诗话等等，皆可在小品的旗帜下找到各自的位置。

明人小品独抒性灵，顺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谈艺论文，妙趣横生；点染山水，情韵盎然。明人小品寻觅着心灵的洞天福地。包罗万象，尺幅千里；言近旨远，别有寄托。明人小品记录着一代文人的足迹。“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三十年代的林语堂在《言志篇》中作如是说。

明人小品在三十年代曾哺育了一代散文大家，在今天散文与小品方兴未艾的热潮中，仍将输送有益的养分给作家，给一切感兴趣的读者！我社立足于现代人的广泛需求，分别选取徐渭、汤显祖、陈继儒、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王思任、谭元春、张岱的小品文，加以注释。并以各家字号为书名，以求得形式的整一，总名为《明人小品十家》，以飨读者。

这套精选精注的小品丛书，将带你走入一个五彩缤纷、光采耀人的奇妙世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前 言

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晚号谑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享年七十二岁。

王思任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即颖悟过人，十三岁就学于名师黄葵阳，“落笔灵异，葵阳喜而斧藻之，学业日进。”（张岱《王谑庵先生传》）在科举文章之外，他又博览群书，“十馀岁，洞《易》义，通《性理纲目》、《史》、《汉》、《左》、《国》诸书。”（查继佐《王思任传》）借籍补顺天弟子员，读书于京西罕山法云寺，文名极盛。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王思任二十岁，考中举人，次年二十一岁即进士及第。“房书出，一时纸贵洛阳，士林学究以至村塾顽童，无不口诵先生之文及幼小题。”（张岱《王谑庵先生传》）少年英发，为时人所歆羨。

但王思任的仕途却很很不顺利。中进士后，他告假归娶完婚，假满后被任命为陕西兴平县令，调任富平。这时其母唐氏去世，丁忧归。服丧期满，补安徽当涂县令，政声卓著，但为人所忌，一任六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主试南闱，所录取者都是知名文士。迁南京刑部主事，降为山西按察知事，复补青浦县令。在任与漕使忤，遂拂袖而归，纵游名山大川。补山东照磨，不赴，改任松江教授，升国子助教。以南京工部主事主管芜湖一带专卖之

事。转为江州备兵使者，为人所攻讦，罢职。后遂隐居林下，以游历著作自娱。1645年，清兵攻破杭州，鲁王监国绍兴，起用王思任为翰林院提督四彝馆太常寺少卿，升为礼部侍郎。次年六月，绍兴陷落，王思任遁入城南凤林山中，绝食而死。

王思任居官正直，颇有作为。初任兴平县令，即以善于处理疑案和冤狱而有名。任当涂县令时，适逢太监邢隆至当涂一带开矿。开矿是万历年间的一项苛政，所至之处，民不聊生。王思任以诤谏稳住邢隆，巧妙地以明朝龙脉所在为由，将邢隆吓走，保住了当涂一带不受骚扰。在青浦县令任上，王思任曾认真清理田数，平均赋役，做到役必以田，论田而役，役皆熟田，七十亩以下不役，极为力百姓争取利益，因而与漕使相忤而落职。在任江州备兵使者时，大力整顿防务，不仅保住江州不受兵祸，还发兵解除了邻邑黄梅县之危。解职时，“江州为之罢市，哭声裂匡山之谷。”（查继佐《王思任传》）话虽不免夸张，但可以看出百姓对他的政绩是感戴的。

王思任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林党和阉党斗争剧烈的时期。东林党虽然是反对阉党的知识分子团体，但声势所及，不免有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厕身其间，行事也不免偏激过当，王思任因而采取了“君子群而不党”的态度，没有卷入这场纷争。在《脚板赞》中，他自称：“不曾投刺东林、魏党，乞食幡间，沽名井上。所以然者，脚底有文，脚心有骨。”尽管仕途蹭蹬，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个性和原则。他曾为阉党阮大铖的《春灯谜》剧作序（《十错认春灯谜记序》），文中为阮大铖鸣冤，谓其“触忌遭讟”，谓人“渭泾倒置”，这是一时的意气之言，但甘冒他人之大不韪而说这种话，也可看出王思任的个性。后来当马士英、阮大铖倒行逆施、大肆报复复社君子时，王思任亦谓：“马阮尽草包，一摇鼓攀卖官，一拿绰板唱曲子也。”（《简徐亮生》）。在弘光朝廷覆亡后，他向逃杭的太后上疏，请斩马士英以谢天下。在著名的致马士英书中，他

历数马士英罪状，宣称：“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让马瑶草》），阻其至绍。这些都表明王思任的立场与东林、复社中的正直知识分子是完全一致的。

在明代社稷沦陷、山河破碎之际，王思任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绍兴城一度降清时，有人曾劝其出降，他“闭其门，大书曰‘不降’。”（张岱《王谑庵先生传》）鲁王监国后，王思任上疏，“首陈四正：亟正事，持正气，用正人，听正言。继陈五乱：一、官乱；二、兵乱；三、饷乱；四、士乱；五、民乱。皆救时急务。”（查继佐《王思任传》）只是这时“天下事已不可为”了。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绍兴陷落，王思任避入凤林山中，因慕伯夷、叔齐的高节，自号采薇子，构孤竹庵以居，自誓不薙发不入城，不见清官吏。在清当局的一再逼降下，遂于九月绝食而死。

关于王思任之死，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载：

偶感微疴，遂绝饮食，僵卧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哽咽，临瞑连呼高皇帝者三，闻者比之宗泽濒死三呼过河焉。

唐九经《文饭小品序》记载更为详细：

先生弃家入山，仅携书一卷、棋一枰而已。比有直指雪园王公移咨督抚，敦趣先生，复檄行守宪，请之至再。……惟是总漕王清远公受先生大恩，无以为报，业启奏于贝勒诸王，将大用先生耳。先生闻是言，愈踟躇无以自处，复作手书遗经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体以还我父母尔，时下尚有旧谷数斛，谷尽则逝，万无劳相逼为。”迨至九月旬初，而先生正寝之报至。呜呼！屈指其期，正当殷谷已没，周粟方升之始，而先生屏食长逝迅不逾时。然则先生之死，岂不皎皎与日月争光，而今日之凤林，非即当年之首阳乎？

当时名流降清者极多，像钱谦益、吴伟业等还是文坛的领袖人物，王思任守节不屈，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品质。

王思任为人谐谑滑稽，放达不羁。张岱《王谑庵先生传》中

引王思任的门人陆德先的话说：“先生之莅官行政、摘伏发奸，以及论文赋诗，无不以谑用事者。”王思任亦自谓“舌如风，笑一肚”（《谑庵自赞》）。他与人谑笑，肆口而出，毫无顾忌，在达官贵人面前也是如此。这样的个性，一方面赢得了友朋的敬重和喜爱，一方面也招致了不少猜忌怨恨。张岱说他“少年狂放，以谑浪忤人”（《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并在其传中说：“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谑》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

许多记载都提到王思任爱钱，有“钱癖”。张岱在《王谑庵先生传》后论云：

谑庵先生既贵，其弟兄子侄宗族姻娅，待以举火者数十余家，取给宦囊，大费供亿，人目以贪所由来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赚钱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钱极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无不称以孝友文章。盖此四字唯先生当之，则有道碑铭庶无愧色，若欲移署他人，寻遍越州，有乎？无有也。

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三十五云：

遂东有钱癖，见钱即喜形于色，是日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强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给姻族，或宴会朋友，可顷刻立尽，与晋人持筹烛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无鄙之者。

爱钱成癖，而不加掩饰，却又取之有道，用之有义，这种率真不虚伪的风格也是其狂放个性的一个方面。

晚明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要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是当时的时代思潮，在这种思潮中，许多文人景慕魏晋名士的自由放达，以颓放自诩，王思任的为人行事中即颇有一些晋人的流风馥韵。其谐谑放达的个性既是本性使然，也与时代风气不无关系。

二

王思任屡仕屡黜，“五十年内，强半林居”（张岱《王谿庵先生传》），游历读书之余，致力于诗文创作，成就斐然。其小品文在晚明名家辈出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成就尤为突出。

王思任的游记代表着他小品文创作的最高水平。张岱记载王思任“自庚戌（万历三十八年）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唤》，见者谓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尽情刻画，文誉鹊起”（《王谿庵先生传》）。在作《游唤》之前和之后，王思任足迹不断，平生历游各地名山大川，所至之处大都撰有游记，在描摹景物、抒写性情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描摹刻画工致细丽是王思任游记的一大特色。如《小洋》中写晚霞时奇丽的景色：

落日含半规，如胭脂初从火出。溪西一带山，俱似鹦绿鸭背青，上有腥红云五千尽，逗出缥天，映水如绣铺赤玛瑙。日益留，沙滩色如柔蓝懈白，对岸沙则芦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识。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金黄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日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岚数层斗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煜煜不定。

这样工腻细密的描绘，读来景色宛在目前，仿佛身临其境。

设想奇特，出人意表是王思任游记的另一突出特点。如《雁荡记》中对雁荡山这样比喻：“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搥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设想奇绝。在《华盖》中写连绵不断时强时弱的海雨：“海雨在四五月间，如妇人之怒，易构而难解；又如少年无行子，盟在耳门，须臾翻覆。”这样尖新妥帖、生动传神的比喻在其游记中所在多有，充分显现了作者不同凡俗的艺术功力。

王思任的游记中时时运用小说笔法，插入一些有趣生动的情节，使描写由静态转为动态。如《游西山诸名胜记》中的一个片断：

有角巾遥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客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则哄唤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见似人而喜也。至则共执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贼者。必大叫曰：“无桎我，有，有，有。”耳语其僮速速。

这些情节使文章增添了许多意趣，也使文章呈现出了一种恣肆不拘的风貌。

王思任的游记在当时就为人所极口称赏。陈继儒云：“王季重笔悍而神清，胆怒而眼俊。”（《晚香堂小品·王季重游唤叙》）陆云龙云：“而其灵山川者，又非山川开其心灵，先生直以片字镂其神，辟其奥，抉其幽，凿其险，秀色瑰奇，据其巅矣。”（《皇明十六家小品·王季重先生小品序》）都对王思任的游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游记之外，王思任的尺牍、杂记和杂序等也有比较突出的艺术成就。他的尺牍潇洒倜傥，笔墨寥寥而神情毕见，如《简夏怀碧》：

丽人果解事。此君针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为之作缘，恐职方亦自岳岳。买鱼喂猫则可，买鲋鱼喂猫，无此理矣。

此外如《简余慕兰》、《答李伯襄》等，均是妙语如珠的佳作；《上黄葵阳老师》、《简赵哲臣》等写景清丽，风神飘逸，深得魏晋人短札的三昧。杂记和杂序中虽然有一些应酬之作，但大都清峭新奇，俊语随处可见，体现出作者不俗的笔力。如《东坡养生集序》、《名园咏序》、《醺竹轩记》、《二还亭记》、《媚樵亭记》等，都韵味隽永，抒情深至。曾世爵说：“其记（游记）则幽邃渊深，鄙道元不足拟也。序文杂记，则登韩柳之室。”（《赖古堂文选·上

王季重先生书》) 洵非虚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思任有“致词”十首，这大概是其独创的体裁，黄道周评曰：“此又启笺别体，冰心匠玉，香味吐金，望似白描，按之锦绚，苏黄小品中吉光摘出，何以敌此？”（《评谑庵文饭致词》）其中《鲁两生不肯行》、《严子陵还富春渚》、《陶渊明解绶》等，都写得俊逸洒落，是小品文字中的上佳者。

通观王思任的作品，谐谑狂放是其总体的特色，也是其独具的风格。如《天姥》：“饭斑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再如《游慧锡两山记》：“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在谑浪疏狂中不气真性情的流露。又如《徐伯鹰天目游诗纪序》：“伯鹰曰：‘然吾弟欲还我双眼，所愿一眼如天，一眼如海。’问曰：‘何须恁底睁大？’曰：‘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纯粹是为了谐谑而故作大言。这种谐谑的风格使文章显得轻松幽默，恣意通脱，这在中国惯于“载道”的文学传统中是罕见的。也正因为此，王思任的文章受到了后来一些“载道”家的批判，谓其“滑稽太甚有伤大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甚至有说他“邪魔下乘，直无足取”（李慈铭语）的，这诚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了。

王思任自谓“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心月轩稿序》），话虽然很自负，但事实大抵不差。周作人认为：“他与徐渭、倪元璐、谭元春、刘侗，均不是一派，虽然也总是同一路，却很不相同，他所独有的特点大约可以说是谑吧。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值得我辈赞叹，不过这是降龙伏虎的手段，我们也万万弄不来。”（《夜读抄·文饭小品》）评价是公允确当的。

三

王思任的文集在其生前就有好几个版本，万历年间曾刊行《王季重集》八种，后又陆续收入新作，至崇祯年间，已有九种、十三种、十五种、十六种本流传世间。《明史·艺文传》著录《王思任集》三十卷，张岱《石匱书·艺文志》著录《清晖阁集》二十卷，今均未见，恐已佚。王思任晚年曾拟将生平著作编一总集，定为六十卷，名曰《文饭》，“雕几未半，而玉楼召去，刻遂不成”（余增远《文饭小品序》）。其子王鼎起编选了《谑庵文饭小品》，仅五卷，于顺治十八年刊行。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搜罗王思任所存作品，出版了《王季重十种》，收入文学珍本丛中，是现今所见到的收录文章较多的版本。

本书根据《谑庵文饭小品》和《王季重十种》选注，凡模山范水、抒情状物之作，俱在入选范围内。其中《游天台记》、《雁荡记》、《游庐山记》、《先后游吾越诸胜记》、《游西山诸名胜记》等，都是上乘的游记，但篇幅太长，又不可碎拆，只好割爱。注释偏重于典故和名物，不作文义串讲。由于成书时间仓促，加之本人才学未逮，书中存在着不少阙失，在此敬请高明赐教。

李 鸣

明人小品十家

徐文长小品

汤若士小品

陈眉公小品

袁伯修小品

袁中郎小品

袁小修小品

钟伯敬小品

王季重小品

谭友夏小品

张宗子小品

责任编辑:李世耀

封面设计:关明

明人小品十家

“求之不必得，不求自可得”，明人小品独抒性灵，顺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谈艺论文，妙趣横生；点染山水，情韵盎然。明人小品寻觅着心灵的洞天福地。

包罗万象，尺幅千里；言近旨远，别有寄托。明人小品记录着一代文人的足迹。

《明人小品十家》立足于现代读者的需求，精选精注，带你走入一个奇妙的世界。

ISBN 7-5039-1447-5



9 787503 914478 >

ISBN 7-5039-1447-5
I · 620 定价: 11.8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简夏怀碧	(1)
简余慕兰	(2)
简巢必大	(3)
简米仲诏	(4)
上黄葵阳老师	(5)
简赵哲臣	(6)
简何芝岳	(7)
答李伯襄	(8)
与柳陈父	(9)
简徐亮生	(10)
又简米仲诏	(11)
简赵履吾	(12)
让马瑶草	(13)
题圣教序帖	(14)
题徐文长花竹手卷	(15)
为杨仕任题坡公小札	(16)
题朱叔子花阡	(17)
黄帅先手卷跋	(21)
蔬笋说	(23)
焦山瘞鹤铭跋	(24)